

会客的事情使伯爵夫人疲惫不堪，她吩咐不再招待任何人，又指示门房，只邀请一些务须登门饮宴的贺客。伯爵夫人想和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——名叫安娜-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单独晤谈，自从她自彼得堡归来，伯爵夫人还没有好好地探查她啦。安娜-米哈伊洛夫娜露出一幅泪痕斑斑但却令人心欢的面孔，把身子移向伯爵夫人的安乐椅近旁。

“我对你直言不讳，”安娜-米哈伊洛夫娜说道，“我们这些老朋友剩存的已经很少了！因此，我十分珍惜你的友情。”

安娜-米哈伊洛夫娜望了望薇拉，便停住了。伯爵夫人握了握朋友的手。

“薇拉，”伯爵夫人把脸转向显然不受宠爱的长女，说道，“您怎么一点不明事理啊？难道你不觉得，你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吗？到几个妹妹那里去吧，或者……”

貌美的薇拉鄙夷地微露笑容，显然她一点也不感到屈辱。

“妈妈，假如您老早对我说了这番话，我老早就会离开您了。”她说了这句话，便向自己房里去了。

但是，当她路过摆满沙发的休息室时，她发觉休息室里有两对情人在两扇窗户近侧对称地坐着。她停步了，鄙视地微微一笑。索尼娅坐在尼古拉近侧，他把他头次创作的诗句誊写给她看。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扇窗户旁边，当薇拉走进来时，他们都默不作声了。索尼娅和娜塔莎带着愧悔、但却幸福的神态，瞥了薇拉一眼。

看见这些热恋的小姑娘，真令人高兴和感动。但是她们的样子在薇拉身上显然没有引起愉快的感觉。

“我请求你们多少次了，”她说道，“不要拿走我的东西，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房间。”她拿起尼古拉身边的墨水瓶。

“我马上给你，马上给你。”他说道，把笔尖蘸上墨水了。

“你们向来不善于适合时宜地做事情，”薇拉说道，“方才你们跑到客厅里来，真教大家替你们害臊。”

虽然她说的话完全合情合理，莫非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没有人回答，这四个人只是互使眼色而已。她手里拿着墨水瓶迟迟未起步，在房里滞留。

“你们这样的年纪，会有什么秘密，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，你们二人之间会有什么秘密，会是一些愚蠢事。”

“嘿，薇拉，这与你何干。”娜塔莎用低沉的嗓音作辩护。

这天她对大家显然比平常更慈善，更温和。

“很愚蠢，”薇拉说道，“我替你们害臊，这是什么秘密呢？”